

大家
DAJIA SHU XI

名家随笔经典

乐黛云·著

SHISHUIYULIUGUANG
逝水与流光

主 编 阎纯德
副主编 谢冰玉

長 春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大家
DAJIA SHUXI

名家随笔经典

乐黛云 / 著

SHISHUIYULIUGUANG

逝水与流光

主 编 阎纯德
副主编 谢冰玉

長 春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逝水与流光/乐黛云著. —长春:长春出版社,2012.1

(大家书系·名家随笔经典)

ISBN 978-7-5445-1983-0

I. ①逝… II. ①乐…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2022 号

逝水与流光

主 编:阎纯德

副 主 编:谢冰玉

著 者:乐黛云

责任编辑:谢冰玉

封面设计:大 禹

出版发行:长春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431-88561180

总 编 室 电 话:0431-88563443

邮购零售电话:0431-88561177

地 址: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130061

网 址:www.cccbs.net

制 版:馨元工作室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250 千字

印 张:15.25

版 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0.5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0431-87972223

文学魅力与散文精神

——“大家书系”之随想

一

当今“时尚”的潮水似乎已经漫过了世俗堤岸。在这个“什么都不缺”而缺少文化的时代,有一种狂野之气大有拟将“高雅”挤扁、压烂之势,但是文学并非无所作为,饥渴、茫然、寂寞、郁闷的精神和心灵依然需要文学来疗伤,“缺氧”的空间,依然应该有文学强劲的呼吸。“文学”作为精神食粮,有资格以其高尚的道德、理想、正义精神来温暖人心。这正是编者与出版者推出“大家书系”唯一的出发点和希望。

二

书写文学的发生,始自文字产生之后,文字使文学有了赋形的外壳。所以,人类语言与文字及人类对于生活观察与思考,是文学产生的基本条件。

中国散文蛛丝马迹地寻根溯源,其血脉可以追溯至甲骨卜辞、易卦爻辞、铜器铭文,它们是中国最早的“散文”,尤其是《周易》已具有散文的文学雏形。时至春秋战国,“百家竞作,九流并起”,著书立说,各具风采。《论语》风格简练,“含义深远,雍容和顺”,寓意深厚;《老子》无为而治,朴素辩证;《墨子》语言质朴,逻辑性强;《孟子》大气磅礴,锋芒显露;《庄子》奇幻斑斓,想象浪漫;《韩非子》论述严谨,雄辩锐利。它们是中国浩瀚散文长河之先河。

关于散文概念,一般都认为它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或者以为是译自西方。事实上,中国“散文概念首创于佛门”^①,最早出于佛徒口中,从韵文到无韵之文

^①马茂军:《宋代散文史论》第4页,2008年,中华书局。

“散语”，再到散漫随意之文“散文”，话语体系逐渐形成。北宋沈括以降，文人的散文文体意识越发明确，可见中国散文的历史，上承“孔孟之温文肃穆，庄列之飘逸灵动，史传之厚重笃实，唐宋八家的风骨兴寄，晚明小品的洒脱情趣”^①，经历代文人的刻意营造，使古代散文精神深入文心，形成了抒情、议论两大形态的优秀传统，并不断得到发展。及至20世纪“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国散文进一步革新洗礼，推陈出新，个性解放，经历了一次“从古代到现代”的转折，使之从贵族化走向平民化，形式得以拓展，思想得到提升，风格更加多元，使历久而不衰的文体和人文精神传统得以弘扬，使之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文坛的重要文体形式。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说明末小品“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朱自清也说，“五四”时期，“散文的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方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从清末算起，在那个“挣扎和战斗”的时代，多数作家终于发现了自己，经过章太炎、梁启超、鲁迅、陈独秀、胡适、周作人、茅盾、郁达夫、林语堂、梁实秋、朱自清等一代人的耕耘，使散文在承袭传统、吸纳欧美之下，生长了新的精神。

写景、抒情、议论是散文的基本艺术形态。它的自由就在于能言己之所言，抒己之所想，既可以写“风花雪月”和“悲欢离合”、苦涩的“闲话”和清幽的“心态”，也可以通过各色人等和社会世相提出批评与呐喊。

散文写作无定法，有的偏于叙事，有的富于抒情，有的长于议论，因此便有了叙事散文、抒情散文和议论散文。

散文与随笔是一对无法分开的连体婴，如果叙事或抒情多了，人们会说这是散文，如果议论多了，就说它是随笔，人们又常常连说为“散文随笔”。

以文学形态而论，小品与杂文亦属散文。小品与杂文亦是自古有之，宋玉的《答楚王问》、枚乘的《七发》、扬雄的《连珠》、韩愈的《杂说》，都是大家公认的这类文体。这种文学形式，到了近代，多以议论为主，形式短小，言简意赅，内容广泛，风格犀利、尖锐、深刻，冷嘲热讽，幽默风趣，鲁迅视之“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自下而上的血路来的东西”。由于鲁迅等先驱的耕耘和开拓，小品或杂文，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文体形式，延续至今。随着社会和文学的发展，从散文中又分离出通讯特写、报告文学、传记文学、游记文学等独立的文体形式。

^①刘登翰、庄明萱、黄重添、林承璜主编：《台湾文学史·上卷》第429页，1995年，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三

20世纪“新时期”之后,散文研究有了新的拓展,理论层面得到了升华,林非、余树森、刘锡庆、楼肇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林非著有《中国现代散文史稿》、《散文论》、《散文的使命》、《林非论散文》等,“史稿”被誉为散文史研究的“拓荒之作”、“散文转型初期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被称为“里程碑式的篇章”。林非说,大散文兼容文学家、学者和思想家的多种素质,散文必须脱离和摒弃低俗,关怀民族命运和人类生存境遇,“艺术上超越保守与平庸,实现革新与创造”;但是散文往往被误解,“认为它最容易撰写和驾驭,完全忽视了要达到它的美好境界的异常艰难之处。因为浓郁情感的勃发和深沉情感的升华,都无法大量和永远地涌现出来,更何况还得天衣无缝地融汇于形象和文字里面。”刘锡庆《散文新思维》和他的演讲,为散文“弃类成体”做出了贡献。他强调散文的主角是自己,好散文必须“以我为主”,其个性和心灵是赤裸的,是自我心灵生命和人格魅力的艺术外现。散文的向内性即万物内化,其特长在于表现内心,关注人类的“内宇宙”,一切事物没有心灵的过滤和沉淀,就不可能有散文。散文之优劣要看是否运自由之笔写我自得之见、抒我自然之情、显我自在之趣。散文的基本原则是真实,好散文必须有魂作核、以真情为骨,不拘泥于外在的语言形式。他还提出散文写作的五个层面说,即生活层面、情感层面、性灵层面、心灵层面、生命体验层面,这些真知灼见都为我们认识散文打开了一扇天窗。

四

文学的神髓是思想。20世纪“新时期”以来的散文经历了“伤痕的控诉、理性的反思、文化的寻根”,曾经的热烈回到温和平淡的“恒温”状态,使散文有了常态。

文学要有益于天下与后人,既要承传文明,又要发展文明。“散文创作最重要的是思想境界,这是中国散文的传统。因此,散文的趋向永远应该是大境界和语言美。”散文之道就在于从思想和感情的层面来体现人生的大境界、大情怀和人格。谢冕坚信一个人的境界和胸怀有多大,他的文字就有多远。在他的散文里,我们感受到的既有诗意的狂欢和富春江般的激情,又有悲怆婉丽、忧患重重的文化意韵。

阎纲说,“文学者,情学、情欲学,情根于爱”,“古今至文多血泪,散文尤甚”,“情之所至,缘情成文”。他的体会是:没有独特的发现,没有触动你的灵魂,不要动笔;没有新的或更深的感受,不要动笔;没有传神的感悟和深邃的细节支持不动笔(艺术细节是魔鬼);求精短去辞费,不减肥不出手。他还说:“心灵对立构成

艺术哲学。艺术的魅力源于善恶、美丑的势不两立,透过情感的反差、碰撞,凸显出深度的人格美、人性美。”

散文是写实的,这“实”自然是自己的实;散文是写心的,这“心”自然是自己的心。散文的境界和个性是多元的,或“载道”,或“言志”,或辛辣,或平淡自然,或闲适幽默,都可以写出优秀的作品,这也正是作家笔下相异的“个性”。作家眼里的山水、生活、爱情、友谊、仇恨、遭遇、情绪与欲望,都是自己的心灵告白。

创作实践浇灌出的心得体验是刻骨铭心的。在自己的作品中,张抗抗相信“‘自己’是唯一重要的,‘自己’意味着个人、个体、个性;意味着一个真切感受着世间的痛苦和欢乐的生命活体、一个热情地生活过、冷静地思索过而后留下的私人笔记”。她“按照自己习惯的写作方式,在散文和随笔这些相对自由的文字中,在这些不需要精心虚构人物和情节的篇章中,给自己开一扇透气的窗户……如果说,小说通常是在替别人说话、对别人说话;小说中的‘我’,大隐隐于‘故事’。如果说,小说的叙述者是生活的‘旁白’,那么,散文随笔便类似于‘独白’了。在散文和随笔中,我是显形的,我只对自己说话——我行、我见、我读、我想、我爱、我恨……用坦诚率真的文字——我记下!”她还说,“假如我始终把自己深藏在小说里,我会觉得憋闷、委屈、难受。所以我想方设法要攀上散文的救生圈,浮出水面来歇息。我不是一条遨游于深海的大鱼,而是热爱海洋和陆地的一种两栖动物。我如此强调坦诚而真实的‘自己’,恰恰是为了寻找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异’与‘同’。因为,每一个独立而具有尊严的个体,都是构成我们理想中的公民社会的基石。”

陈启文也说,“我是一个职业虚构者。但在年过不惑、走向天命之际,我越来越觉得还有比写小说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近年来投入大量精力写作‘共和国国情系列’长篇报告文学和人文随笔。前者让我从书斋重返大地,走向比虚构更复杂严峻的社会现实,这甚至是一种逼迫。而后者则是我对历史与现实的叩问与反思。在文化的自省中,又可以获得超越现实的感受……如果不立足于坚硬的现实,也不可能真正抵达精神现场。当虚构的文学在现实中变得越来越虚弱,甚至沦为炫奇弄巧的把戏,我一直在渴望,文学能够找到一种直接有力的方式,以担当的勇气获得属于自己的行动能力……我认为人文随笔是真正的非虚构写作,它必须真实面对生存、自由、平等、人的权力和人的尊严等等绝对不能虚构的问题。它不是为写作而写作,没有花架子,也不必在叙事上有过多的营构,都是掏心掏肺的言说,这正是散文随笔的正途与大道……它是可以赋予重大意义的文体。它的自由以及言说的庞杂,它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人性,诗性,智性,理性,神性,个性,它的端庄、严谨和内在的遒劲的张力,特别适合由汉语来承担。”

“一个人的生存态度和精神生活,决定着作家作品的质地”,这是赵玫的文学

信念。她非常重视文字,一直认为“文字是文学最基本的部分,于是我始终坚守着对文字的痴迷……语言不仅要负载故事,还要承载思想,所以小说也应该拥有诗一般的语言和意象。于是我一直在努力尝试着,让语言的苛求甚于故事的铺陈”。她喜欢变化,喜欢新的尝试,“任何创造性都来自对以往的背叛,关键是能否颠覆你自己”。她还说,“我一直喜欢‘形式’的追求,因为其中可以体现创新的手段。形式是一种很微妙的载体,既具体又形而上……我喜欢将这个概念融入情感乃至思想的认知。新的方式必然会带来新的哲学。有时候景象就是思想,形式也就自然而然地负载了心意。我希望我的作品中充满形式感,诸如意绪流淌、时空倒置、凝固或运动的文字,画面般的描述,音乐般的交响,乃至句式、标点、字体的变异。总之形式会在任何不经意处生出无限深意,进而改变文本的走向……”

五

作家眼里的文学,常常是相同的,又常常千差万别。他们因为自己的创作实践和文化因缘的差异而从不同角度审视文学。真理不是唯一的,但尘世间的人生和情感是绝对真实的。

宗璞以小说为旗名满天下,其散文也写得朴实、真切、感人。许多年来她身体欠佳,却一直坚持写作,说自己的“工作像蚂蚁衔沙,一粒又一粒。只希望能使写的历史向真实靠近”。写作一如炼丹,“炼丹需要真火,真火是靠生命燃烧的。”“掌握炼丹真火的是人物”,她说的是小说里的人物,其实她就是这样令人感动不已的人物。她真诚地对待写作,希望“在尘灰中磨洗出湮没的历史真实,让诗意的向往飞翔起来”。她还说:“书更多是给后来人看的……当然,这要看书中人自己是否有生命力,在时间的长河中,能漂流多久。”她说的是自己的作品,这之于整个文学、文坛和所有的作家,如何在历史长河中经得起淘洗颇为令人深思。

中国散文传统根深叶茂。乐黛云认为“非常个人”的散文应有“三真之境”,即真情、真思与真美。“时日飞逝,多少文字灰飞烟灭,早已沉没于时间之海,唯有出自内心的真情之作才能永世长存,永远激动人心。真情从来是文学的灵魂。”中国文学传统以情为核心。她援引公元前300年左右的郭店竹简以示中国文学之传统:“凡声,其出于情者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形于言”才是真情是否能传递于人的关键。而“情景相触”构成意境,又是成功地“形于言”的关键之关键。

梁晓声认为“杂文与人的关系如同严父与诤友,警告我们断不可怎样;而散文与人的关系,则如同慈母与红颜知己。‘慈母’教我们领会真与善的人性要义,

‘红颜知己’影响我们从真与善中发现美”。

刘锡诚是一位民俗文化大家,说“文人虽不务实学,却爱解剖人生”。这很有哲学深意。“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躁,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要传世,自然得有思想与艺术。”

以双语写作为己任的黄晓敏,没想到中文写作的欲望竟然萌生在寂寞的异国他乡。她说“拼音文字要你走进里面去寻找它的节奏,象形文字除了节奏,还有画面和诗意的锦绣:华丽和冷清,理性和调侃,热闹和凄凉,鲜花和芳草扑面而来,多年后,汉文字的魅力,在与母语几近隔绝的天涯,重识了故乡的芳草。在海外用中文写作是跟故乡对话,是某种形式的回家。两种语言的交替使用,好像听完音乐后再来享受绘画。在这远离故乡的天涯,用中文写作就是我的假日”。言为心声,这从灵魂里喷涌出来的语言,令人温暖,令人动情!

作家们这些来自创作实践的灵光,是经思想、感情和时代一起千锤百炼而成的肺腑之言,无论对年轻的作者或对读者无疑都有宝贵的启迪。

六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文坛开始拆除栅栏,80年代初的巴金真话,又使散文得到一次反思和自新。有“解放”就有新生,30年来散文的繁荣是一个事实,女性散文、学者散文、文化散文、新生代散文,后浪赶前浪,不断发展。贾平凹自创刊《美文》以来则一直鼓呼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的大气魄、大境界、大气清正的时代“大散文”,强调散文的平民意识和创新精神。穆涛说,“生活在你之外,真实也就在你之外;散文作为最直接的一种文学品类,应更有力地介入当下生活,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把自己置于无法逃避的境地。”作家的耕耘与思考,都是散文发展繁荣的阳光雨露。

写作很像一朝分娩,有痛苦,也有欢乐。我们记忆里清晰地保留着鲁迅的辛辣、周作人的闲适、老舍的幽默及大家们的思想艺术之光。作家们越来越多地自觉行走在人世间那个最庞大的队伍中。他们的真情言说足以证明散文的尊严与神圣。“大家书系”是作家提交的一份包罗万象的“私密档案”,从不算遥远的过去浏览至今,既有忆往的苦涩,也有当下的欢乐,既有思想的锋芒,也有艺术的鉴赏,文化与历史,国内与国外,现实与幻想,这个多元的精神展示,算是献给2012年的一个礼物。

丛书主编 阎纯德

2011年11月12日于北京半亩春

我的选择 我的怀念

(代序)

生活的道路有千百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却只是其中之一。转化的关键就是选择。

1948年,我同时考上了北大和后来迁往台湾的“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还有提供膳宿的北京师范大学。我选择了北大,只身从偏僻遥远的山城,来到烽烟滚滚的北方。其实,也不全是“只身”,在武汉,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委托从武汉大学物理系转入北大历史系的程贤策同志组织我们北上,他是我第一个接触到的,与我过去的山村伙伴全然不同的新人。他对未来充满自信,活泼开朗,出口就是笑话,以至得了“牛皮”的美称。在船上,他一有机会就有意无意地哼起“解放区的天”,直到我们大家都听熟、学会。

尽管特务横行,北京大学仍是革命者的天下。我们在校园里可以肆无忌惮地高歌“你是灯塔”,“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甚至还演唱“啊,延安……”北大剧艺社、大地合唱团、舞蹈社、读书会全是革命者的摇篮。我很快就投入了党的地下工作。我和我的领导人(单线联系)常在深夜月光下借一支电筒的微光校对新出版的革命宣传品(我们新生居住的北大四院就在印刷厂所在地五院近邻,工人们常深夜偷印)。那些描写解放区新生活、论述革命知识分子道路的激昂文字常常使我激动得彻夜难眠。记得当时最令我感动的就是那本封面伪装成周作人的《秉烛夜谈》的《大江流日夜——中国人民的血日夜在流》。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本激励过千百万青年人的名篇的作者原来就是后来的北大党委宣传部长王孝庭同志!那时,我们还绘制过需要在围城炮击中注意保护的文物和外交住宅的方位略图,又到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家里访问,希望他们继续留在北京。值得骄傲的是尽管胡适把全家赴台湾的机票送到好几位教授手中,飞机就停在东单广场,然而北大却没有几个教授跟国民党走!

50年代初期,曾经有过那样辉煌的日子!到处是鲜花、阳光、青春、理想和自

信！当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四青年节，我和另一位同学抱着鲜花跑上天安门城楼向检阅全市青年的少奇同志献上的时候，当民主广场燃起熊熊篝火全体学生狂热地欢歌起舞的时候，当年轻的钱正英同志带着治淮前线的风尘向全校同学畅谈治理淮河的理想时，当纺织女工郝建秀第一次来北大讲述她改造纺织程序的雄心壮志时，当彭真市长半夜召见基层学生干部研究北大政治课如何改进，并请我们一起吃夜宵时……我们只看到一片金色的未来。那时，胡启立同志曾是我们共青团的团委书记，我也在团委工作，他的温和、亲切，首先倾听别人意见的工作作风总是使我为自己的轻率暴躁深感愧疚……啊！多么令人怀恋！那纯净清澈、透明的、真正的同志关系！

我有幸作为北大学生代表，又代表全北京市学生参加了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在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上，我认识了北大的传奇人物，北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反饥饿、反迫害的急先锋，通缉黑名单上的“首犯”柯在铎同志，如今，在全国学生代表团中，他是我们的秘书长。和他在一起，简直像生活在童话世界。黄昏时分，我们到达莫斯科。团长下令，不许单独行动，不得擅自离开我们下榻的国际饭店。然而就在当晚10点，老柯和我就偷偷下楼，溜进了就在附近的红场。我们哪里按捺得住？况且如老柯所说，两个人就不算“单独”，有秘书长还能说“擅自”？我们在红场上迅跑，一口气跑到列宁墓。我们在列宁墓前屏住呼吸，说不出一句话，只感到灵魂的飞升！后来，我们当然挨了批评，但是心甘情愿。会议结束时，我曾被征询是否愿意留在布拉格，参加全国学联驻外办事处工作，当时办事处主任就是后来曾经担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的吴学谦同志，他说，留下来，将来可以上莫斯科大学。我考虑再三，最后还是选择了随团返回北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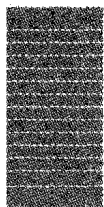
后来……后来就是一连串痛苦而惶惑的岁月，谁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记得在北大“文化大革命”最狂热的日子，红卫兵突然宣布大叛徒、大特务程贤策自绝于党和人民，永远开除党籍。批判会一直开到天黑，回家路上，走到大饭厅前那座旗杆下面（现已移往西校门附近），一颗震惊而空虚的心实在无法再拖动沉重的双腿，我陡然瘫坐在旗杆的基石上！是的，这就是那座旗杆，1952年我们全体应届毕业生用第一次工资，各捐5角钱，合力献给母校的纪念。当时人们还是如此罗曼蒂克！他们要为母校献上这一座旗杆，以便北大从红楼迁到燕园时，新校园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将从这座旗杆上高高升起！我们又不愿用父母的钱，而要用每个同学第一次劳动所得的五角钱来完成这一“伟业”。留校的我担任了总征集人。那个夏天，我收到了许许多多五角钱的汇款单。尽管邮局同志老向我不耐烦地瞪眼，

我还是在蒋荫恩总务长的支持下建成了这座旗杆！那时程贤策是文学院党支部书记，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曾笑眯眯地警告过我：“你这个口袋里有多少钱都数不清的人哪！可要记好账，当心人告你贪污！”后来我成了极右派。我最后一次看见他，就是“文化大革命”中，他自杀的前一天。那个黄昏我去买酱油，看见他买了一瓶很好的烈酒。我在心里默默为他祝福：“喝吧，如果酒能令你暂时忘记这不可理解的、屈辱的世界！”后来，人们说他就是这样一手拿着酒，一手拿着敌敌畏，走向香山深处！程贤策就这样在“大特务、大叛徒，自绝于人民”的群众吼声中离开了这个他无法理解的动乱的世界。我当时的心情唯能表现于中文系优秀的学生女诗人林昭平反追悼会上的一副对联。这副对联没有字，上联是一个触目惊心的问号，下联是一个震撼灵魂的惊叹符！17岁的林昭，她为坚持真理，被划为右派，又不肯“悔改”，在多年监禁后终于因“恶攻罪”而被枪毙！枪毙后，还向她母亲索取了七分钱的子弹费！

距此10年前，新中国成立后北大中文系的第一个研究生，钟敬文教授最器重的弟子朱家玉早就因不愿忍受成为“右派”的屈辱，深夜自沉于渤海湾；我的老师，著名诗人，宽厚善良的废名先生双目失明于北国长春，传说因无人送饭而饿死于“文化大革命”……林昭、朱家玉、程贤策、废名……这些时刻萦绕于我心间的美丽之魂！他们都是北大抚育出来的优秀儿女，北大的精英！如果他们能活到今天……

60年就这样过去了。我在北大（包括门头沟劳动基地、北大鲤鱼洲分校）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最后又回到学术岗位。80年代以来，我曾访问过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非洲、南美洲和欧洲。我确确实实有机会长期留在国外，然而，再一次，我选择了北大！我属于这个地方，这里有我的梦，我的青春，我的师友。在国外，我总是对这一切梦绕魂牵。我必须回到这里，正如自由的鱼儿总要回到赋予它生命的源头。我只能从这里再出发，再向前！

1948—2008，60年北大生涯！生者和死者，光荣和卑劣，骄傲和耻辱，欢乐和喜，痛苦和泪，生命和血……60年一个生命的循环，和北大朝夕相处，亲历了北大的沧海桑田，对于那曾经塑造我、育我成人，也塑造培育了千千万万北大儿女的“北大精神”，那宽广的、自由的、生生不息的深层质素，我参透了吗？领悟了吗？我不敢肯定，我唯一敢肯定的是在那生活转折的各个关头，纵然再活千遍万遍，我的选择还是只有一个——北大。



目 录



contents

【总 序】

文学魅力与散文精神

——“大家书系”之随想/阎纯德 / 001

【自 序】

我的选择 我的怀念(代序)/001

【第一辑 我的灵魂,我的山野】

我生在美丽的山城 / 002

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 / 005

美丽的巫山神女和山鬼 / 008

如梦如幻的水神 / 014

跨越浩瀚的海洋 / 018

水的恐怖 / 020

治水英雄 / 022

依旧青山绿水多 / 024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 026

【第二辑 山城往事】

童年追忆 / 028

山城中学生活一瞥 / 034

他们战死在山城 / 036

《贵州读本》是一个创举 / 038

夜郎文化——我心中的诗

——《夜郎文化史》序 / 041

【第三辑 北大沧桑】

四院生活 / 044

快乐的沙滩 / 048

历史的错位 / 051

回忆一个难忘的春节 / 056

空前绝后的草棚大学

——小记北大鲤鱼洲分校 / 058

我与文化热 / 063

美丽的治贝子园 / 078

我们的书斋 / 080

魂归朗润园 / 082

忧伤的小径 / 085

【第四辑 海外游踪】

第一次面对国际友谊的海洋 / 088

从哈佛到柏克利 / 092

世纪末访意大利 / 099

从“不可见”到“可见”

——突尼斯国际会议随记 / 104

【第五辑 前辈系列】

献给自由的精魂

——我所知道的北大校长们 / 110

怀念马寅初校长 / 115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 / 118

文化更新的探索者——陈寅恪 / 124

一个冷隽的人 一个热忱的人

——纪念吾师王瑶 / 129

永恒的真诚

——难忘废名先生 / 132

学贯中西的博雅名家

——纪念杨周翰教授90冥诞 / 137

李赋宁先生与中国比较文学 / 147

见证比较文学先贤的国际友谊

——悼念孟而康教授 / 151

心灵沟通的见证

——难忘丸山昇先生 / 153

【第六辑 刻骨铭心】

叛逆 牺牲 殉道 / 156

“啊！延安……” / 161

透过历史的烟尘

——纪念一位已逝的北大女性 / 166

绝色霜枫 / 169

他与死神擦肩而过 / 173

从不伪饰,总想有益于人

——纪念彭兰大姐 / 177

怀念吴北玲 / 179

【第七辑 学海拾贝】

从镜子的隐喻所想到的 / 182

异国心灵的沟通

——纪念安德烈·纪德诞生140周年 / 190

不同文化中关于月亮的传说和欣赏 / 194

作为《红楼梦》叙述契机的石头 / 198

安徒生童话与人文素质的培养 / 201

邹韬奋的散文《威尼斯》 / 203

中国的世纪末颓废

——十里洋场邵洵美 / 205

知识的价值与传播 / 212

复仇与记忆 / 214

肩起黑暗的闸门

——纪念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发表90周年 / 216

漫谈茅盾的抒情散文 / 220

三真之境:真情·真思·真美 / 226

大家书系

逝水与流光

第一辑 ❀

我的灵魂，我的山野



我生在美丽的山城

我生在美丽的山城。中国西南部云贵高原有连绵不断的群山，最高的乌蒙山海拔 2800 公尺。群山之中，有一块不大的盆地，这里四周青山环绕，中间有清澈见底的小河流过。这就是全国 28 省最小的省会贵阳，我的家乡。我出生在这崇山峻岭之中，我的第一个记忆就是从我家楼上玻璃窗可以看见的苍蓝色的螺蛳山。从小我就知道这螺蛳山名称的由来，这是一个美丽而悲凄的故事。在我家那棵古老的银杏树下乘凉的时候，人们反复讲过这个故事。

从前，在平坦的盆地上有一家七姊妹，都是聪明美丽的姑娘。住在深山里的蛇公子仰慕她们的聪明美丽，就打发蜜蜂来求婚做媒。蜜蜂飞到这一家，对七个姑娘唱道：“嗡嗡嗡，嗡嗡嗡，蛇家请我做媒公！牛驮胭脂马驮粉，金银绫罗十二捆，问你张家大姐肯不肯？”大姐不肯，说爬山太苦。蜜蜂挨个儿往下问，二姐说山泉太凉，三姐说森林太黑，四姐说山石太陡峭，五姐说离家太远，六姐说蛇太可怕，她们一起把蜜蜂轰出门。但小七妹和她们不同，她自幼爱山，爱水，爱森林，爱峭石，爱山间的野花，爱林中的小动物……她高高兴兴答应了蛇公子的求婚，和蜜蜂一起走进了深山。她们来到密林深处辉煌壮丽的蛇公子的宫殿。蛇公子每天晚上变成英俊少年和小七妹一起，生活得非常幸福。

日子久了，小七妹想念自己的亲人，希望和姐姐们一起分享自己的快乐。她请蜜蜂带队，给姐姐们送去了很多礼物，又请六位姐姐到深山宫殿里来做客。姐姐们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宫殿，如此富裕的生活。她们都非常后悔没有听蜜蜂的话，对小七妹十分嫉妒，并认为这一切本应属于她们自己。于是，她们想出一条毒计。她们一起去到蛇公子面前，说他受了小七妹的欺骗。她们的妹妹原来

就最恨山，最恨水，最恨树，最恨花草虫蛇，特别认为蛇是最阴毒的动物！这次，她邀请六个姐姐进山，目的就是要合力害死蛇公子，独占他的宫殿和财产。但是她们六姊妹最爱山，最爱水，最爱树，最爱花草虫蛇，她们认为蛇是最美好的动物，她们决不肯将蛇杀害，因此，不顾手足情深，决定将小七妹的这个阴谋揭露出来。蛇公子一听大怒，立即将小七妹赶出家门。小七妹伤心极了！她不能理解这个世界为什么竟能如此颠倒黑白，亲姐妹为什么能如此狠心，丈夫为什么能如此轻信和无情？她哭了又哭，从这个山头漂泊到另一个山头。有一天，她将头埋在水臂里痛哭，山神可怜她，就把她变成了一座美丽的山。

我从玻璃窗看见的螺蛳山就是她高耸如螺的发髻，她的泪一滴一滴流在山石上，变成了盈盈的清泉，她的足边总是开满鲜花。山神又怕她寒冷，常常用白色的雾霭，轻纱一般围绕在她胸前。因此，我们看到的螺蛳山常常是一种特别的青黛色，比周围的青山更加苍蓝，围绕着她的雾霭也显得更加洁白。记得母亲从小就教给我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天女似怜山骨瘦，为缝雾縠作春衫。”

这个故事和这首诗在我的记忆中总是连接在一起，诗和故事都很美，然而，事实却是另一回事。由于贵阳是一个盆地，从沼泽、山洼升起的湿雾很难越过高山，向外消散。这种湿雾对健康有害，被当地人称为“瘴气”。长期以来，这块“疫瘴之地”都是人烟稀少，成为中央政府流放要犯的场所。后来在这里定居的汉族人越来越多，将原住这里的苗族同胞驱赶到更深、更远、更陡峭的深山老林。这些苗民为了纪念他们在被驱赶过程中死伤的同胞和曾经带领他们战斗的苗王，每年四月春暖花开时节，都要回到贵阳市中心，唱歌、跳舞，抒发心中的情思，这一民俗一直继续到如今。

这些来自深山的异族人总是激起我深深的好奇和遐想。他们生活在封闭的群山之中，依然很多保存着原来的习惯和风物。苗族妇女至今仍然梳着高高的螺髻，穿着有精致花边的自织的粗蓝布衣裙（我所属的汉族男女都穿长裤），苗族妇女的百褶裙十分宽大，皱褶很多，一直垂到足踝，走起路来，裙边随步态摆动，十分动人。一到春天，苗族妇女就会将山里刚出芽的野菜，如蕨菜的幼芽（现在已是世界性营养食品），一种有特殊香味的嫩草根（当地人称为“折耳根”），还有气味很刺激的小野蒜（当地人称“苦蒜”）背到城里来卖；随着秋天的到来，她们又会背来满背篓的“红子”（一种艳红的野果），翠绿色的刺梨（现在已被开发为最富含维生素的营养食品），还有用棕榈叶穿起来的、深红色的山楂果一串串挂在胸前。她们走街串巷，叫卖这些从深山里采摘来的、大自然赐予的产品。卖了钱，就换盐和五颜六色的丝线。她们多半是一大早进城，黄昏时分便不见踪影。城里人